

繡像
三國演義



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

却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，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于石亭，車仗馬匹，軍資器械，并皆罄盡。休惶恐之甚，氣憂成病，到洛陽，疽發背而死。魏主曹睿敕令厚葬。司馬懿引兵還，衆將接入問曰：『曹都督兵敗，即元帥之干系，何故急回耶？』懿曰：『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，必乘虛來取長安。倘隴西緊急，何人救之？吾故回耳。』衆皆以爲懼怯，哂笑而退。

却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，請兵伐魏，并言大破曹休之事：一者顯自己威風，二者通和會之好。后主大喜，令人持書至漢中，報知孔明。時孔明兵強馬壯，糧草豐足，所用之物，一切完備，正要出師。聽知此信，即設宴大會諸將，計議出師。忽一陣大風，自東北角上而起，把庭前松樹吹折。衆皆大驚。孔明就占一課，曰：『此風主損一大將！』諸將未信。正飲酒間，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、次子趙廣、來見丞相。孔明大驚，擲杯于地曰：『子龍休矣！』二子入見，拜哭曰：『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。』孔明跌足而哭曰：『子龍身故，國家損一棟梁，吾去一臂也！』衆將無不揮涕。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。后主聞雲死，放聲大哭曰：『朕昔年幼，非子龍則死于亂軍之中矣！』即下詔追贈大將軍，謚封順平侯，敕葬于成都錦屏山之東，建立廟堂，四時享祭。后人有詩曰：

常山有虎將，智勇匹關張。漢水功勳在，當陽姓字彰。

兩番扶幼主，一念答先皇。青史書忠烈，應流百世芳。

却說后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，祭葬甚厚；封趙統爲虎賁中郎，趙廣爲牙門將，就令守墳。二人辭射而雲。忽近臣奏曰：『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，即日將出師伐魏。』后主問在朝諸臣，諸臣多言未可輕動。后主疑慮未決。忽奏丞相令楊儀賁《出師表》至。后主宣入，儀呈上表章。后主就御案上拆視，其表曰：

先帝慮漢、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也。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。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？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——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。而議者謂爲非計。今賊適疲于西，又務于東，兵法『乘勞』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

高帝明并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后安；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策取勝，坐定天下：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、王朗，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群疑滿腹，衆難塞胸；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權坐大，遂并江東：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，殊絕于

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孫、吳，然困于南陽，險于烏巢，危于祁連，逼于黎陽，幾敗北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后僞定一時耳。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：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，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，先帝每稱操爲能，猶有此失；況臣騖下，何能必勝：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期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群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，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，突將無前、賁、叟、青羌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內，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。——當何以圖敵：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；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；而不及今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持久：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
夫難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敗軍于楚，當此之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。——然後先帝東連吳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。此操之失計，而漢事將成也。——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。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。至于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
后主覽表甚喜，即敕令孔明出師。孔明受命，起三十萬精兵，令魏延總督前部

先鋒，徑奔陳倉道口而來。

早有細作報入洛陽。司馬懿奏知魏主，大會文武商議。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：『臣昨守隴西，功微罪大，不勝惶恐。今乞引大軍往擒諸葛亮。臣近得一員大將，使六十斤大刀，騎千里征驍馬，開兩石鐵胎弓，暗藏三個流星錘，百發百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乃隴西狄道人，姓王，名雙，字子全。臣保此人爲先鋒。』睿大喜，便召王雙上殿。視之，身長九尺，面黑睛黃，熊腰虎背。睿笑曰：『朕得此大將，有何慮哉！』遂賜錦袍金甲，封爲虎威將軍、前部大先鋒。曹真爲大都督。真謝恩出朝，遂引十五萬精兵，會合郭淮、張郃，分道守把隘口。

却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，回報孔明，說：『陳倉口已築起一城，內有大將郝昭守把，深溝高壘，遍排鹿角，十分謹嚴；不如弃了此城，從太白嶺鳥道出祁山甚便。』孔明曰：『陳倉正北是街亭；必得此城，方可進兵。』命魏延引兵到城下，四面攻之。連日不能破。魏延復來告孔明，說城難打。孔明大怒，欲斬魏延。忽帳下一人告曰：『某雖無才，隨丞相多年，未嘗報效。願去陳倉城中，說郝昭來降，不用張弓只箭。』衆視之，乃部曲靳祥也。孔明曰：『汝用何言以說之？』祥曰：『郝昭與某，同是隴西人氏，自幼交契。某今到彼，以利害說之，必來降矣。』孔明即令前去。靳祥驟馬徑到城下，叫曰：『郝伯道故人靳祥來見。』城上人報知郝昭。昭令

開門放入，登城相見。昭問曰：「故人因何到此？」祥曰：「吾在西蜀孔明帳下，參贊軍機，待以上賓之禮。特令某來見公，有言相告。」昭勃然變色曰：「諸葛亮乃我國仇敵也！吾事魏，汝事蜀，各事其主！昔時爲昆仲，今時爲仇敵！汝再不必多言，便請出城！」

『新祥又欲開言，郝昭已出敵樓上了。魏軍急催上馬，趕出城外。祥回頭視之，見昭倚定護心木欄杆。祥勒馬以鞭指之曰：「伯道賢弟，何太情薄耶？」』

『昭曰：「魏國法度，兄所知也，吾受國恩，但有死而已，兄不必下說詞。早回見諸葛亮，教快來攻城：吾不懼也！」』

『祥回告孔明曰：「郝昭未等某開言，便先阻却。」』

『孔明曰：「汝可再去見他，以利害說之。」』

『祥又到城下，請郝昭相見。昭出到敵樓上。祥勒馬高叫曰：「伯道賢弟，聽吾忠言：汝據守一孤城，怎拒數十萬之衆？今不早降，後悔無及！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，抑何不知天命、不辨清濁乎？願伯道思之。」』

『郝昭大怒，拈弓搭箭，指新祥而喝曰：「吾前言已定，汝不必再言！可速退！」』

——吾不射汝！——

新祥回見孔明，具言郝昭如此光景。孔明大怒曰：「匹夫無禮太甚！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？」

『隨叫土人問曰：「陳倉城中，有多少人馬？」』

『土人告曰：「雖不知的數，約有三千人。」』

『孔明笑曰：「量此小城，安能御我！休等他救兵到，火速攻之！」』

『于是軍中起百乘雲梯，一乘上可立十數人，周圍用木板遮護。軍士各把短梯軟索，聽軍中擂鼓，一齊上城。』

『郝昭在敵樓上，望見蜀兵裝起雲梯，四面而來，即』

令三千軍各執火箭，分布四面；待雲梯近城，一齊射之。孔明只道城中無備，故大造雲梯，令三軍鼓噪呐喊而進；不期城上火箭齊發，雲梯盡着，梯上軍士多被燒死。城上矢石如雨，蜀兵皆退。孔明大怒曰：『汝燒吾雲梯，吾却用「冲車」之法！』于是連夜安排下冲車。次日，又四面鼓噪呐喊而進。郝昭急命運石鑿眼，用葛繩穿定飛打，冲車皆被打折。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壕，教廖化引三千鎡鑊軍，從夜間掘地道，暗入城去。郝昭又于城中掘重壕橫截之。如此晝夜相攻，二十余日，無計可破。孔明正在營中憂悶，忽報：『東邊救兵到了，旗上書：「魏先鋒大將王雙」。』孔明問曰：『誰可迎之？』魏延出曰：『某願往。』孔明曰：『汝乃先鋒大將，未可輕出。』又問：『誰敢迎之？』裨將謝雄應聲而出。孔明與三千軍去了。孔明又問曰：『誰敢再去？』裨將龔起應聲要去。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。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冲出，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。

却說謝雄引軍前行，正遇王雙；戰不三合，被雙一刀劈死。蜀兵敗走，雙隨後趕來。龔起接着，交馬只三合，亦被雙所斬。敗兵回報孔明。孔明大驚，忙令廖化、王平、張嶷三人出迎。兩陣對圓。張嶷出馬，王平、廖化壓住陣角。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，數合不分勝負。雙詐敗便走，嶷隨後趕去，王平見張嶷中計，忙叫曰：『休趕！』嶷急回馬時，王雙流星錘早到，正中其背。嶷伏鞍而走，雙回馬趕來，王平、廖化截往，救得張嶷回陣。王雙驅兵大殺一陣，蜀兵折傷甚多。嶷吐血數口，

回見孔明，說：『王雙英雄無敵；如今將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，四圍立起排柵，築起重城，深挖壕塹，守御甚嚴。』孔明見折二將，張嶷又被打傷，即喚姜維曰：『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。別求何策？』維曰：『陳倉城池堅固，郝昭守御甚密，又得王雙相助，實不可取。不若令一大將，依山傍水，下寨固守；再令良將守把要道，以防街亭之攻；却統大軍去襲祁山，某却如此如此用計，可捉曹真也。』孔明從其言，即令王平、李恢、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；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。馬岱爲先鋒，關興、張苞爲前后救應使，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。

却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，因此到洛陽分調郭淮、孫禮東西守把；又聽的陳倉告急，已令王雙去救，聞知王雙斬將立功，大喜，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，權攝前部總督，諸將各自守把隘口。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。曹真令押入，跪于帳前。其人告曰：『小人不是奸細，有機密來見都督，誤被伏路軍捉來，乞退左右。』真乃教去其縛，左右暫退。其人曰：『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。蒙本官遣送密書。』真曰：『書安在？』其人于貼肉衣內取出呈上。真拆視曰：

罪將姜維百拜，書呈大都督曹麾下：維念世食魏祿，忝守邊城；叨竊厚恩，無門補報。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，陷身于巔崖之中。思念舊國，何日忘之！今幸蜀兵西出，諸葛亮甚不相疑。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：如遇敵人。可以詐敗；維當在后，以舉火爲號，先燒蜀人糧草，却以大兵翻身掩

之，則諸葛亮可擒也。非敢立功報國，實欲自贖前罪。倘蒙照察，速賜來命。

曹真看畢，大喜曰：『天使吾成功也！』遂重賞來人，便令回報，依期會合。真喚費耀商議曰：『今姜維暗獻密書，令吾如此如此。』耀曰：『諸葛亮多謀，姜維智廣，或者是諸葛亮所使，恐其中有詐。』真曰：『他原是魏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，又何疑乎？』耀曰：『都督不可輕去，只守定本寨。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。如成功，盡歸都督；倘有奸計，某自支當。』真大喜，遂令費耀引五萬兵，望斜谷而進。行了兩三程，屯下軍馬，令人哨探。當日申時分，回報：『斜谷道中，有蜀兵來也。』耀忙催兵進。蜀兵未及交戰先退。耀引兵追之，蜀兵又來。方欲對陣，蜀兵又退：如此者三次，俄延至次日申時分。魏軍一日一夜，不曾敢歇，只恐蜀兵攻擊。方欲屯軍造飯，忽然四面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蜀兵漫山遍野而來。門旗開處，閃出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其中，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。耀縱馬而出，遙見孔明，心中暗喜，回顧左右曰：『如蜀兵掩至，便退后走。若見山后火起，却回身殺去，自有兵來相應。』分付畢，躍馬出呼曰：『前者敗將，今何敢又來！』孔明曰：『喚汝曹真來答話！』耀罵曰：『曹都督乃金枝玉葉，安肯與反賊相見耶！』孔明大怒，把羽扇一招，左有馬岱，右有張嶷，兩路兵冲出。魏兵便退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望見蜀兵背后

火起，喊聲不絕。費耀只道號火，便回身殺來。蜀兵齊退。耀提刀在前，只望喊處追趕。將次近火，山路中鼓角喧天，喊聲震地，兩軍殺出；左有關興，右有張苞。山上矢石如雨；往下射來。魏兵大敗。費耀知是中計，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，人馬困乏。背后關興引生力軍趕來，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，不知其數。耀逃命而走，正遇山坡口一彪軍，乃是姜維。耀大罵曰：『反賊無信！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！』維笑曰：『吾欲擒曹真，誤賺汝矣！速下馬受降！』耀驟馬奪路，望山谷中而走。忽見谷口火光冲天，背后追兵又至。耀自刎身死，余衆盡降。孔明連夜驅兵，直出祁山前下寨，收住軍馬，重賞姜維。維曰：『某恨不得殺曹真也！』孔明亦曰：『可惜大計小用矣。』

却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，悔之不及，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。于是孫禮、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，言蜀兵又出祁山，曹真損兵折將，勢甚危急。睿大驚，即召司馬懿入內曰：『曹真損兵折將，蜀兵又出祁山。卿有何策，可以退之？』懿曰：『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。不用魏軍揚武耀威，蜀兵自然走矣。』正是：已見子丹無勝術，全憑仲達有良謀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

却說司馬懿奏曰：『臣嘗奏陛下，言孔明必出陳倉，故以郝昭守之，今果然矣。彼若從陳倉入寇，運糧甚便。今幸有郝昭、王雙守把，不敢從此路運糧。其余小道，搬運艱難，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，利在急戰。我軍只宜久守。陛下可降詔，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，不要出戰。不須一月，蜀兵自走。那時乘虛而擊之，諸葛亮可擒也。』睿欣然曰：『卿既有先見之明，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？』懿曰：『臣非惜身重命，實欲存下此兵，以防東吳陸遜耳。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；如稱尊號，恐陛下伐之，定先入寇也。臣故欲以兵待之。』正言間，忽近臣奏曰：『曹都督奏報軍情。』懿曰：『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：凡追趕蜀兵，必須觀其虛實，不可深入重地，以中諸葛亮之計。』睿即時下詔，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：『切不可戰，務在謹守；只待蜀兵退去，方才擊之。』司馬懿送韓暨于城外，囑之曰：『吾以此功讓與子丹，公見子丹，休言是吾所陳之意，只道天子降詔，教保守爲上。追趕之人，大要仔細，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。』暨辭去。

却說曹真正升帳議事，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。真出寨接入，受詔已畢，退與郭淮、孫禮計議。淮笑曰：『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。』真曰：『此見若何？』淮曰：『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。久后能御蜀兵者，必仲達也。』真曰：『倘蜀兵不

退，又將如何？」淮曰：『可密令人去教王雙，引兵于小路巡哨，彼自不敢運糧。待其糧盡兵退，乘勢追擊，可獲全勝。』孫禮曰：『某去祁山虛妝做運糧兵，車上盡裝干柴茅草，以硫黃焰硝灌之，却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。若蜀人無糧，必然來搶。待入其中，放火燒車，外以伏兵應之，可勝矣。』真喜曰：『此計大妙！』即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于小路上巡哨，郭淮引兵提調箕谷、街亭，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。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爲先鋒，樂進子樂綝爲副先鋒，同守頭營，不許出戰。

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，每日令人挑戰，魏兵堅守不出。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：

『魏兵堅守不出，是料吾軍中無糧也。今陳倉轉運不通，其余小路盤涉艱難，吾算隨軍糧草，不敷一月用度，如之奈何？』正躊躇間，忽報：『隴西魏軍運糧數千車于祁山之西，運糧官乃孫禮也。』孔明曰：『其人如何？』有魏人告曰：『此人曾隨魏主出獵于大石山，忽驚起一猛虎，直奔御前，孫禮下馬拔劍斬之。從此封爲上將軍。』乃曹真心腹人也。』孔明笑曰：『此是魏將料吾乏糧，故用此計：車上裝載者，必是茅草引火之物。吾平生專用火攻，彼乃欲以此計誘我耶？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，必來劫吾寨矣。可將計就計而行。』遂喚馬岱分付曰：『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，不可入營，但于上風頭放火。若燒着車仗，魏兵必來圍吾寨。』又差馬忠、張嶷各引五千兵在處圍住，內外夾攻。三人受計去了。又喚關興、張苞分付

曰：『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。今晚若西山火起，魏兵必來動吾營。汝二人却伏于魏寨左右，只等他兵出寨，汝二人便可劫之。』又喚吳班、吳懿分付曰：『汝二人各引一軍伏于營外。如魏兵到，可截其歸路。』孔明分撥已畢，自在祁山上憑高而坐，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，慌忙報與孫禮。禮令人飛報曹真。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、樂綝：『看今夜山西火起，蜀兵必來救應。可以出軍，如此如此。』二將受計，令人登樓專看號火。

却說孫禮把軍伏于山西，只待蜀兵到。是夜二更，馬岱引三千兵來，人皆銜枚，馬盡勒口，徑到山西。見許多車仗，重重疊疊，攢繞成營，車仗虛插旌旗。正值西南風起，岱令軍士徑去營南放火，車仗盡着，火光冲天。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號火，急引兵一齊掩至。背后鼓角喧天，兩路兵殺來：乃是馬忠、張嶷，把魏軍圍在垓心。孫禮大驚。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，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，乃是馬岱。內外夾攻，魏兵大敗。火緊風急，人馬亂竄，死者無數。孫禮引中傷軍，突烟冒火而走。却說張虎在營中，望見火光，大開寨門，與樂綝盡引人馬，殺奔蜀寨來。

寨中却不見一人。急收軍回時，吳班、吳懿兩路兵殺出，斷其歸路。張、樂二將急冲出重圍，奔回本寨，只見土城之上，箭如飛蝗——原來却被關興、張苞襲了營寨。魏兵大敗，皆投曹真寨來。方欲入寨，只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，乃是孫禮；遂同入寨見真，各言中計之事。真聽知，謹守大寨，更不出戰。蜀兵得勝，回見孔明。

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，一面教拔寨齊起。楊儀曰：『今已大勝，挫盡魏兵銳氣，何故反欲收軍？』孔明曰：『吾兵無糧，利在急戰。今彼堅守不出，吾受其病矣。彼今雖暫時兵敗，中原必有添益；若以輕騎襲吾糧道，那時要歸不能。今乘魏兵新敗，不敢正視蜀兵，便可出其不意，乘機退去。所憂者但魏延一軍，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，急不能脫身；吾已令人授以密計，教斬王雙，使魏人不敢來追。只令后隊先行。』當夜，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。一夜兵已盡退，只落空營。

却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，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。郃下馬入帳，謂真曰：『某奉聖旨，特來聽調。』真曰：『曾別仲達否？』郃曰：『仲達分付雲：「吾軍勝，蜀兵必不便去；若吾軍敗，蜀兵必却去矣。」今吾軍失利之后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？』真曰：『未也。』于是即令人往探之，果是虛營，只插着數十面旌旗，兵已去了二日也。曹真懊悔無及。

且說魏延受了密計，當夜二更拔寨，急回漢中。早有細作報知王雙。雙大驅軍馬，并力追趕。追到二十余里，看看趕上，見魏延旗號在前，雙大叫曰：『魏延休走！』蜀兵更不回頭。雙拍馬趕來。背后魏兵叫曰：『城外寨中火起，恐中敵人奸計。』雙急勒馬回時，只見一片火光冲天，慌令退軍。行到山坡左側，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，大喝曰：『魏延在此！』王雙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延一刀砍于馬下。魏兵疑有埋伏，四散逃走。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，望漢中緩緩而行。后人有詩贊曰：

孔明妙算勝孫龐，耿若長星照一方。
進退行兵神莫測，陳倉道口斬王雙。

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：先教存下三十騎，伏于王雙營邊；只待王雙起兵趕時，即去他營中放火；待他回寨，出其不意，突出斬之。魏延斬了王雙，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，交割了人馬。孔明設宴大會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，回到寨中。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，言王雙被斬。曹真聞知，傷感不已，因此憂成疾病，遂回洛陽；命郭淮、孫禮、張郃守長安諸道。

却說吳王孫權設朝，有細作人報說：『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，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。』于是群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，以圖中原。權猶疑未決。張昭奏曰：『近聞武昌東山，鳳凰來儀；大江之中，黃龍屢現。主公德配唐、虞、明并文、武：可即皇帝位，然後興兵。』多官皆應曰：『子布之言是也。』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，築壇于武昌南郊。是日，群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，改黃武八年爲黃龍元年。謚父孫堅爲武烈皇帝，母吳氏爲武烈皇后，兄孫策爲長沙桓王。立子孫登爲皇太子。命諸葛謹長子諸葛恪爲太子左輔，張昭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。

恪字無遜，身長七尺，極聰明，善應對。權甚愛之。年六歲時，值東吳筵會，恪隨父在座。權見諸葛瑾面長，乃令人牽一驢來，用粉筆書其面曰：『諸葛子瑜。』

衆皆大笑。恪趨至前，取粉筆添二字于其下曰：『諸葛子瑜之驢』。滿座之人，無不驚訝。權大喜，遂將驢賜之。又一日，大宴官僚，權命恪把盞。巡至張昭面前，昭不飲，曰：『此非養老之禮也。』權謂恪曰：『汝能強子布飲乎？』恪領命，乃謂昭曰：『昔姜尚父年九十，秉旄仗鉞，未嘗言老。今臨陣之日，先生在后，飲灑之日，先生在前。何謂不養老也？』昭無言可答，只得強飲。權因此愛之，故命輔太子。張昭佐吳王，位列三公之上，故以其子張休爲太子右弼。又以顧雍爲丞相，陸遜爲上將軍，輔太子守武昌。權復還建業。群臣共議伐魏之策。張昭奏曰：『陛下初登寶位，未可動兵。只宜修文偃武，增設學校，以安民心；遣使入川，與蜀同盟，共分天下，緩緩圖之。』

權從其言，即令使命星夜入川，來見后主，禮畢，細奏其事。后主聞知。遂與群臣商議。衆議皆謂孫權僭逆，宜絕其盟好。蔣琬曰：『可令人問于丞相。』后主即遣使到漢中問孔明。孔明曰：『可令人賫禮物入吳作賀，乞遣陸遜興師伐魏。魏必命司馬懿拒之。懿若南拒東吳，我再出祁山，長安可圖也。』后主依言，遂令太尉陳震，將名馬、玉帶、金珠、寶貝，入吳作賀。震至東吳，見了孫權，呈上國書。權大喜，設宴相待，打發回蜀。權召陸遜入，告以西蜀約會興兵伐魏之事，遜曰：『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。既與同盟，不得不從。今却虛作起兵之勢，遙與西蜀爲應。待孔明攻魏急，吾可乘虛取中原也。』即時下令，教荊、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，

擇日興師。

却說陳震回到漢中，報知孔明。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，先令人去哨探。回報說：『陳倉城中郝昭病重。』孔明曰：『大事成矣。』遂喚魏延、姜維分付曰：『汝二人領五千兵，星夜直奔陳倉城下；如見火起，并力攻城。』二人俱未深信，又來告曰：『何日可行？』孔明曰：『三日都要完備；不須辭我，即便起行。』二人受計去了。又喚關興、張苞至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二人各受密計而去。

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，乃與張郃商議曰：『郝昭病重，你可速去替他，我自寫表申奏朝廷，別行定奪。』張郃引着三千兵，急來替郝昭。時郝昭病危，當夜正呻吟之間，忽報蜀軍到城下了。昭急令人上城守把。時各門上火起，城中大亂。昭聽知驚死。蜀兵一擁入城。

却說魏延、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，并不見一面旗號，又無打更之人。二人驚疑，不敢攻城。忽聽得城上一聲炮響，四面旗幟齊豎。只見一人綸巾羽扇，鶴氅道袍，大叫曰：『汝二人來的遲了！』二人視之，乃孔明也。二人慌忙下馬，拜伏于地曰：『丞相真神計也！』孔明令放入城，謂二人曰：『吾打探得郝昭病重，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，此乃穩衆人之心也。吾却令關興、張苞，只推點軍，暗出漢中。吾即藏于軍中，星夜倍道徑到城下，使彼不能調兵。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、發喊相助，令魏兵驚疑不定。兵無主將，必自亂矣。吾因而取之，易如反掌，兵法